

YANZHE
MENGXIANG
XINGZOU

沿 着 梦 想 行 走

沿着梦想行走

作家出版社

肖凌 著

沿着梦想行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沿着梦想行走/肖凌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63 - 5198 - 0

I. ①沿… II. ①肖…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801 号

沿着梦想行走

作 者: 肖 凌

责任编辑: 李明宇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6.75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98 - 0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如此一声叹息

老和大的界线 · 003

它们·他们 · 006

头等舱与经济舱的另一重价值 · 009

重放之花

老虎姐姐的路线图 · 015

笔战推土机的圣斗士小黑 · 029

回到一个不变的梦里 · 034

足迹 · 041

因为灵魂先死了，这个兄弟才会被枪决 · 050

第二步 · 061

闪光镜片 · 070

昨日绿叶 · 077

飘飘何所似 · 092

我的第一个春天 · 098

请你升起梦想

穆棱河，请你升起梦想 · 115

对着长江 · 122

设想13999999999和13399999999 · 125

咬自己的孩子 · 128

这是我们的故事 · 134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 139

说车 · 142

建筑诗意的栖居 · 149

生命里的歌声 · 154

感觉黄山 · 159

感觉西安 · 168

我哥哥 · 176

流月去无声

如梦一般的哈尔滨六一儿童画展 · 181

19691970疏散人口经历 · 196

烟盒 · 214

1991年以前的刘叔 · 217

笑着寂寞着的唐因伯伯 · 222

关于沙发，上海的一条臭河及其他 · 228

三十三年以后的鲜花 · 236

自动转折 · 244

狮子头 · 246

说速度 · 252

三个拾金者 · 255

目录 contents

如此一声叹息

老和大的界线

在镜子面前，认真看了一下，才真正看清已满四十五周岁的自己，不过我也没觉得这个人已经开始衰老并跨过了衰老的界线。如此一说，是我十年前对分隔着衰老的那道界线，又划错了地方。有人说充满了精神力量的青春，是不会轻易消失的。

记得我开始对年龄和外貌上有了“老”的感觉和定义那会儿，我爸三十五岁，我妈三十二岁。我就觉着谁说他四十多岁了，或者他的脸上已经皱纹纵横的人是“老”的，是已经越过了界线而正在继续变“老”的人。当时，我对老字和老态都没什么感触，我只觉得皱纹多了是难看的，但那一切确实离我太遥远太遥远了。

那时我非常羡慕让我感觉到“大”的人。黑龙江省文联大院里，延妮姐姐、小安、东生、金松还有我，全都在坡下那个海城小学读书，我上二年级，金松上三年级，小安、东生上四年级，延妮姐姐他们是全校年龄最大、个子最高的五年级学生。在操场上一排队，五年级的大哥大姐太高太牛了，尤其延妮姐姐往队伍的第一排一站，两男两女四个大高个子，成了我们海城小学的一届形象代表。我心里冒着一万个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大”了可以不再挨三四年级那些混混的欺负，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像我这么小的孩子……至于像延京、小黑、宋采、丹妮、小樱、

晓笛之类上了中学的哥哥姐姐们，他们更是“大”上另一重天，又成了我不可企及的远期目标。

要说我心目中“大”人的典型，那还得是符晓笛那小子，他既是带着我们学画画、动脑筋的超级大哥，又是指挥我们打架斗殴、疯狂游戏的总司令。我一心想像他那样，快点长“大”！

只有上了小学五年级，才算是越过了“大”的界线。大院里的小安、东生上四年级了，可我就没觉得他们“大”，因为他们还没跨过界线。

我觉得“大”的人，在我的理想和追求中似乎已是很近了，所以我急着盼着。

我觉得“老”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似乎离我是非常遥远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儿子肖历昂，他已读完小学五年级，已经越过我当年设定“大”的界线。这个天天打着他的如意算盘，跟我和他妈妈斗智斗勇，去争取他自由时间和空间，口口声声喊着我们“老爸、老妈”的小家伙，真不知他内心里，是否觉得我们很遥远很遥远。

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十年前，我以为自己四十五岁以后，就会走生命的下坡路。而四十五岁的今天，我觉得自己依旧还在上升与发展状态之中。不知在我五十五岁、六十五岁时，是否还能游离于“老”的界线之外，而继续处身在上升状态中。

记得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两天，我住在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西苑饭店，在730房间，晓笛来看我时我们还聊过这个话题。他在过三十周岁生日那天大哭一场。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中年人了，觉得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伙伴们将愈来愈远地离开他而继续留在他们享有的青春绿地上。他很长一段时间没去找那些年轻的伙伴们玩各种球类各种棋类。可没过多久，那些

小伙伴纷纷找他来了，那些既没什么意识又充满活力的手，解开了他心头的死结，又把他拉回到青春的绿地里去了。

原来在青年和中年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与分隔。直到又过了十九年，我们这位昔日的“总司令”，还经常会在某一天，兴奋又天真地给我们这些年近半百的童年时代伙伴们吹响他的集结号哪！

头发花吧，白吧！皱纹多吧，密吧！只要你身体健康，头脑正常，双眼依旧可以放亮，青春就会从你的脸上、从你的四肢会集到你的心里，你也许永远都不会跨进那道“老”的地界，尽管你的肉体生命在一天天走向衰弱，而你灵魂生命的绿地却在随着你的阅历和感悟而扩大。

谈兴一过，我们这才发现自己饿了。我拿好进入酒店时必须出示的一个印着我名字和房间号的绿色悬挂标牌，与晓笛出了西苑饭店，又从一个接一个武警岗哨旁边经过，到动物园门口的永和豆浆大王，一人吃了一碗清淡的雪菜肉丝面，喝了一杯五彩蜜豆豆浆。

它们·他们

打字的时候，我无意识把“他们”错打成“它们”，正要去改，忽觉把“它们”二字还给那些应得者可能并不算错。

1993年那会儿，大庆开发区并不像如今这样大道整洁、建筑美观，而是处处杂草、片片荒芜。我们广厦装饰公司的办公楼，就是在那时候建起来的。

我从二楼的窗户向楼后面张望，是一大片杂草地，然后能看见直通安达的安萨路，再往前放目，就能看见通向哈大高速公路的龙萨路，那上面总是有车辆在快速移动，不像安萨路那么清静。

1995年，我们在广厦装饰公司之外又组建了广源油脂公司，在办公楼后面依次建起职工宿舍、生产车间及四个储油罐和库房等等建筑。那些杂草没了，空地没了，远处那两条道路只能从左边的空隙里看到。没几天，又有一家叫“万驰”的生产汽车减震器的公司，也盖起了厂房，把那个空隙严严实实地堵上了。

后来我听赵经理给我讲了我们自己工地上那些外包工的事儿：他们一顿饭都吃五六个大馒头，外加一小碗咸菜。

他们每月发十块零用钱，其他工钱由工头拿着，回老家后再行发放。

他们的十块钱怎么用？其中的五块钱用来买牙膏、肥皂、毛

巾之类的日用必备品，另外五块钱的用法就五花八门了。有买酒的、买烟的、买肉食的、买杂志的，也有一角一角打扑克赌博的，还有一小帮，拿着五块钱，到荒地去找那些捡破烂的、一有机会就下手偷点建材的拾荒妇女，他们躲到杂草深处去做皮肉生意。他们还要按那些妇女的长相和年龄论价，或三块或五块。

一个傍晚，六个外包工与一个拾荒女交易，一直有五个人在那儿站着。当第六个人站起来，他们忽然发现那女的一动也不动，连气都不喘了。六个人顿时直了眼睛，又相互乱看一会儿，一下散开跑了。

出人命了警察肯定要破案的。他们后悔呀，害怕呀，懊恼呀！提心吊胆一夜都没睡。天刚亮他们就出去了，正研究是不是去公安局自首，走到昨天那地方，眼睛又全都直起来了，那个女的没了，看样是缓过来回家去了。

这六个人是不是可以说成是“它们”？

我还要让大家再看看另外几个我亲眼见到的，更应该写成“它们”的人。

一个是广东人，叫阿钟。他每天龇着一口小黑牙，戴副精巧的黑边小眼镜，总是笑咪咪地盛开着娃娃脸。突然有一天，他卷起那些外包工付出血汗、备受煎熬、渴望却不可得的工钱，人间蒸发般无影无踪了。一个是大庆人，叫要新，他让外包工为他四处日夜奔波，还信誓旦旦承诺不还欠款是癞皮狗哪！不断地发誓，发到最后他也玩了个人间蒸发。还有个哈尔滨人叫草军的，经常油头粉面、西装笔挺地出现在工地，而他所负责的那块工地却被他处理得破衣烂衫，千疮百孔。他也在某一天，拿了投资方新拨付的一大笔人工费，一个蹦高，不知蹿到哪儿去了。其他工地上还有比我提到的那几个东西更甚者，“它们”会逼得外包工们跳楼、跳吊车，逼得外包工们没路费回家过春节而蜷缩在无电无水

无暖的结冰工棚里，最后只好由各级政府出面调停，解决问题。

大家所说的外包工，其实就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大军，数量有几千万之众。他们每年压榨出自己生命中的血、汗、体力，又压制住自己生命中的欲望、情感，所替换的报酬在当时是一年9000元人民币。同样的一个美国建筑工人并不需要血泪的付出，并不需要欲望和感情的压抑，而仅仅用他们的体力和技术所替换回报的工资，就远远高出他们五十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把自己当成“牛”或者“马”，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完整之人。

由内心深处升起一片祝愿，愿我们的农民工能够早一天从各种各样的噩梦中醒来，高举起平等与尊严的生命之旗，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能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

头等舱与经济舱的另一重价值

2008年1月4日，从北京飞往哈尔滨的头等舱机票都卖光了，我和彤彤都觉得意外。

其实短短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坐头等舱或经济舱根本就无所谓。我们订了中午十二点三十分起飞的国航CA1623经济舱机票。

换完登机牌往登机口一走，我就后悔自己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风尚而买了国航的机票，我们的25F登机口又在二号航站楼，必须坐摆渡车才能登机。去边远城市，你就得从边远登机口上飞机。我在心里嘀咕：下次一定坐南航或海航的飞机，有些风尚真是跟不得。

我和彤彤坐在二楼咖啡厅的沙发上，她喝铁观音，我喝红茶。没多久，我们航班的乘客开始检票上摆渡车，等到剩下最后十几个人时，我们就起身下楼，赶到登机口时，只剩下五六个人。在扫描我们机票的时候，身后又来了三五个乘客，一看就是地道的东北人，不拘小节，大吵大嚷，风风火火地往前赶路。最后面静悄悄又跟上一个人来，是我们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位副市长，据说他是最有希望最有可能成为新任市长的人选之一的人。唉，新年伊始，真心祝愿在各条战线和路途上的奋斗者们都旗开得胜如愿以偿吧！

经过头等舱时，一下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我们在经过他们身旁时，听见他们在相互不平静地争论着什么，声音最响的是韦唯，她说话比唱歌低沉。其次是殷秀梅，争论的声调略微好听一些。

经济舱第一排坐着焦点访谈的敬一丹，她非常平静地端坐着，她后排一位女士问：

“你是敬一丹吧？”

敬一丹回过身去点了点头，说了句什么。

我们向后面移动，找自己20排的座位，落座，扣上安全带，我对翻开书正要看的彤彤若有所思地说：

“嗨，明天是哈尔滨冰雪节，这么多明星是去赶开幕式了！”

几位明星大腕的位置，让我私下里计较起来。先想到头等舱里那几位。他们的机票是冰雪节组织方出的，还是他们自己掏腰包买的？然后想到经济舱里的敬一丹，她是和我们一样没买上头等舱还是原本就自愿买了经济舱？她的机票费用是冰雪节组织方还是她自己出哪？如果是组织方出费用而敬一丹选择经济舱，那她自然就凸显出自身的另一重价值了。另外敬一丹坐在经济舱第一排是她自己提出的还是柜台服务者主动给她的哪？其实这几个看似简简单单的问号，可能就链接到他们是否自主地拥有他人、道德、理性、公平等等的公共意识。现在有多少明星大腕都争着抢着把自己变成可以超越一位普通公民权利而享受特权的人物，并以此炫耀以此为荣。

其实谁坐头等舱谁坐经济舱别人根本管不着，但惟一个前提就是要看是谁在支付机票费用。如果花的是自己个人的钱，那人家爱坐哪儿就坐哪儿。

其实我每次为公司出公差时，用公款买的机票，基本上都是经济舱，而且在符合时间要求的前提下，哪一班折扣大我选哪一

班。在我自费外出旅游的时候，那我就会想到享受，想到舒适了。所以我和我爱人孩子自费出游时，我们经常买头等舱机票，选择服务和条件更好的酒店。

我觉得如果这次旅行敬一丹坐在头等舱里，可能并不会产生什么效应。这个一直说自己是主持大众节目的，一直说自己很土的敬一丹，因为她坐在经济舱，却成为大家向她致敬的理由。如果她能够坐到经济舱的中间或后边，那更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明星了。一个已经获得很大成功的人，应该尽量而有理智地克制自己，应该拥有现实和精神两个世界的双重价值。我非常愿意从敬一丹身上，从这个哈尔滨老乡身上，看到头等舱与经济舱之间出现一种新的价值衡量。尽管衡量一个人道德价值的尺子并不仅仅在别人眼里和嘴里，更主要的是在自己心里。

